

沈从文
说文物

书画篇

沈从文
说文物

书画篇
沈从文 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沈从文说文物·书画篇 / 沈从文著. — 北京 : 中信出版社, 2017.5
ISBN 978-7-5086-7213-7

I. ①沈… II. ①沈… III. ①书画艺术—鉴赏—中国
IV. ①K87 ②J212.0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7) 第 042448 号

沈从文说文物·书画篇

著 者 : 沈从文

出版发行 :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(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)

承 印 者 : 北京汇瑞嘉合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
开 本 : 787mm×1092mm 1/32 印 张 : 4.75 字 数 : 70 千字

版 次 : 2017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: 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广告经营许可证 :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

书 号 : ISBN 978-7-5086-7213-7

定 价 : 32.00 元

图书策划 : 楚尘文化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如有印刷、装订问题, 本公司负责调换。

服务热线 : 400-600-8099

投稿邮箱 : author@citicpub.com

传世《洛神赋图》，世多以为出于东晋顾恺之手，只因为见于前人著录，引述的即不再加思索分析，其实说是顾，其几处可以证明？说宋人临摹，如原画即非顾，如何可以知道临的是顾？其实，这都只是人云亦云、不假思索的结果。因为试从衣冠服饰略加注意，就不能不令人怀疑这个画的完成时代，可能要晚一二世纪。男子头上戴的名叫“漆纱笼冠”，创始于北朝元魏北齐，有大量石刻壁画和出土俑可证。妇人头部上绕双鬟，也到南朝齐梁才流行，曾反映于刻绘，到隋唐则唯舞妓和壁画上龙女间或还使用。两者盛行的服饰时代都晚于顾，顾实画不出！又如传宋本《列女

目 录

我为什么始终不离开历史博物馆	11
谈写字（一）	37
谈写字（二）	47
读展子虔《游春图》	73
谈谈《文姬归汉图》	105
春游颐和园	119
北京是个大型建筑博物馆	135

商代后期 卣簋

高 14.2cm, 口径 19.7cm

器内有铭文 3 行 20 字，反映了贵族宴飨和赏赐。

故宫博物院藏



商代后期 亚酳方尊

此器为亚酳族为历代先王和太子所铸的祭器。

通高 45.5cm，宽 38cm，重 21500 克

故宫博物院藏



战国石鼓（秦献公十一年）

故宫博物院藏



秦 权

高 3.5cm，宽 4.7cm

两侧面刻有篆字铭文 14 行 40 字，记始皇二十六年（公元前 221 年）统一度量衡的诏文。秦灭六国后，统一全国度量衡，并将诏书铸刻在度量衡器上。此权是反映这一历史事件的重要实物资料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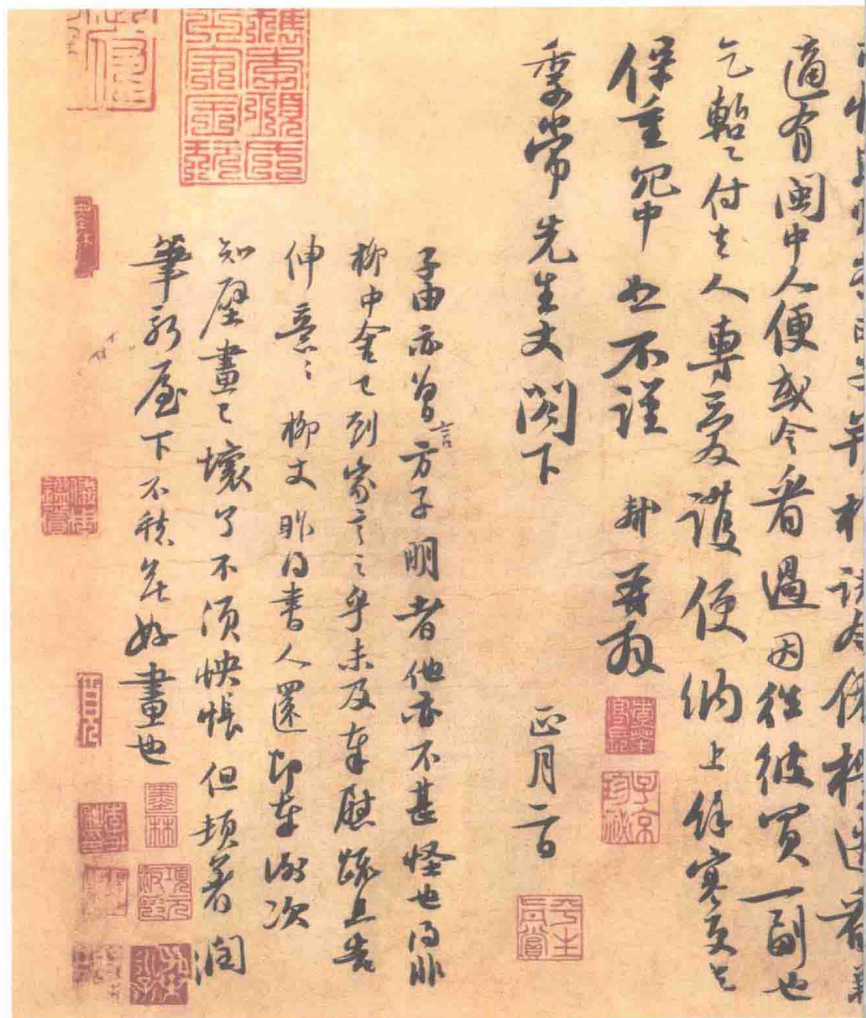
东汉 《熹平石经》残石

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官定儒家经本石刻，字体为隶书。

分藏中国国家博物馆、上海博物馆等处



宋 苏轼 新岁展庆帖
纸本 120.2cm × 48.8cm
故宫博物院藏



貳啓新歲未獲

展慶祝頌無窮

稍晴

起居何如也起造必有涯何日果可
入城昨已得

以擇書過上元乃行計

月末間到此

公亦以此時來客竊計上元起造尚未

畢工耕亦自不出無侵春陰夜游也沙枋

盡報旦夕附陳隆如次今先附扶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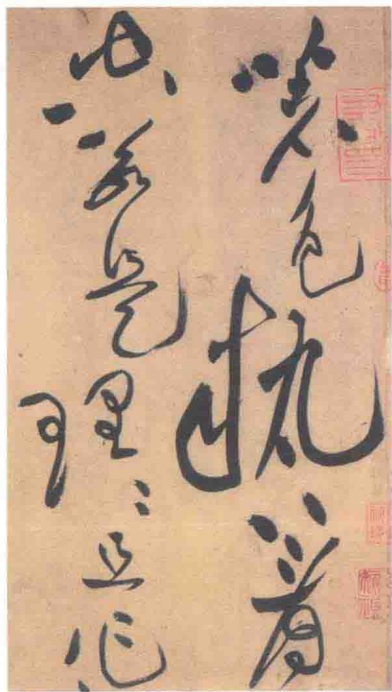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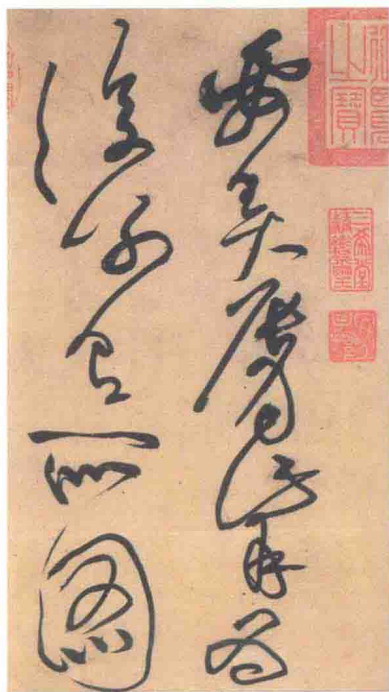
亭有去此中有一鑄銅匠欲借



宋 黄庭坚 诸上座帖（局部）

纸本 33cm × 729.5cm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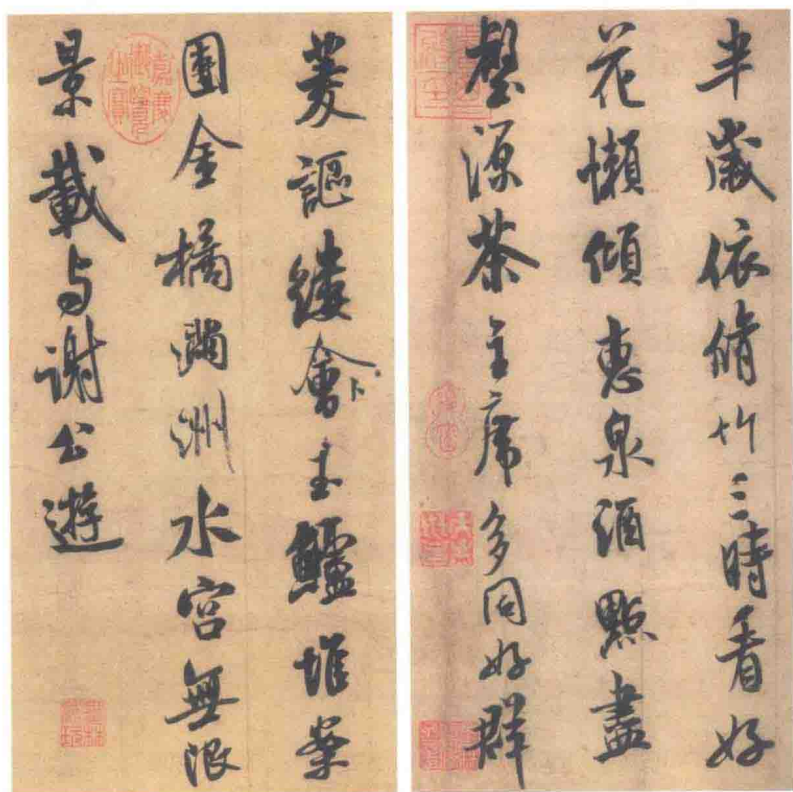
故宫博物院藏



宋 米芾 苕溪诗帖（局部）

纸本 30.3cm × 189.5cm

故宫博物院藏



宋 蔡襄 自书诗帖（局部）

纸本 28.2cm × 221.2cm

故宫博物院藏

隋湍聲湧古劍壑神龍商帆
來陣馬時光轉群山翠色著萬
瓦汀洲生芳香草樹自閑治主郡
黃士女高文勇拔賈願我久踈悴
霜髭漸盈把臨津張廣筵窮
畫傳清帶舞臺蠶驚浪翫歌
扇妬雲意矐餘道晚霽望外
迷空野曾是倦游人意憲亦蕭洒

我为什么始终不离开历史博物馆

我是解放后才由北大国文系改入历史博物馆的，同时还在北大博物馆系教陶瓷。因为北大博物馆系那个供参考用的陈列室，部分瓷器和漆器，多是我捐赠的，同时还捐赠了些书籍。

到馆不多久，即送我去西苑革大“政治学院”学习，约一年之久。临结业前，多重重新分配工作，有的自愿填写。我因为经过内外变故太大，新社会要求又不明白，自己还能做什么也不明白，所以转问小组长，

请转询上级，看做什么工作好，就派我去。因为既学习了将近一年，有大半年都是在饭后去厨房服务，和一个老炊事员关系搞得很熟。已对为人民服务不分大小有所体会。过不久，小组长约我谈话，告我上级还是希望我回到作家队伍中搞创作。这事大致也是那边事先即考虑过的。因为较早一些时候，就有好几位当时在马列学院学习的作家来看过我，多是过去不熟的。鼓励我再学习，再写作。

要我重新写作，明白是对我一种极大鼓励。但是我自己丧了气。头脑经常还在混乱痛苦中，恐怕出差错。也对“做作家”少妄想。且极端缺少新社会新生活经验。曾试写了个《炊事员》，也无法完成。所以表示，还是希望回到博物馆服务。工作寂寞点不妨事，人事简单比较容易适应。因此，即回了博物馆。照当时情况说来，工作是比较困难的。首先是我自己史部学底子极差，文物知识也皮毛零碎，图书室又不像样。同时来的同事比起来，知识都比我扎实得多。